

『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』

■孙现富

—

“为农民谋利益”——走近广西东兰县武篆镇的韦拔群故居，一块石碑映入眼帘。碑上刻的这6个大字，正是韦拔群忠贞革命、一生为民的生动缩影。

韦拔群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，百色起义、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。当地党史部门的同志说，韦拔群虽然出生于富贵之家，却从未沾染恶习。他从小为人善良，待人真诚，被小伙伴们亲切地称作“拔哥”。

1913年，在家人的安排下，韦拔群进入桂林法政学堂学习。然而，这所专门培养旧法官的学校，常常给学生们灌输做官当老爷的思想，这与韦拔群的人生理想格格不入。他所追求的不是做官，而是用知识造福社会。于是，他毅然退学，自费前往武汉、上海、广州等地游历考察，寻求真理。

考察中，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更加坚定了韦拔群以身报国的信念。他历经艰险，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，加入过进步组织“改造广西同志会”，成立了革命组织“改造东兰同志会”……每一步革命足迹，都铭刻着韦拔群谋求民族独

立、人民幸福的坚定信仰。

三打东兰城的故事，在当地口口相传。革命实践让韦拔群懂得，要想推翻反动政府和军阀，必须拿起枪杆子，开展武装斗争。1923年夏，韦拔群创建了东兰县农民自卫军，把农民运动同建立农民武装结合起来。第一战，他们决定向桂系驻军把守的东兰县城发起进攻。1923年6月30日晚，各路农军按照计划，到达指定地点埋伏。破晓时分，农军与敌军展开英勇战斗。将要破城时，突降大雨，河水暴涨，火枪的火药被雨淋湿后失效，农军进攻受阻，第一次攻打东兰城失利。

韦拔群总结第一次攻城失败教训，再次变卖家里田地，为农军增购步枪和弹药。但由于作战经验不足，第二次攻城也以失败告终。1923年10月，韦拔群和农军战士第三次攻城，经过一夜激战，终于占领县衙，东兰城获得解放。

东兰城的解放和农军的壮大，引起敌人的恐慌。他们纠集力量对东兰的革命活动进行残酷镇压，农军损失惨重，韦拔群受到通缉。1924年7月，听说国共两党在广州合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韦拔群决定再赴广州，为东兰农民运动寻找新的出路。

二

在东兰县拉甲山的半山腰处，仰头可以看到一个石洞，名为“列宁岩”。这里就是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。

1925年3月，韦拔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前结业，回到广西开展农运工作。虽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间不长，但韦拔群聆听了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的讲课，还认识了阮啸仙、陈延年等共产党员，进一步接触学习马列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深刻认识。

为了把东兰农民运动恢复发展起来，韦拔群决定在东兰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地点就选在拉甲山。“列宁岩”距离武篆镇约4公里，是一个天然洞穴，里面宽敞明亮，干燥平坦，可容纳数千人。岩洞深处还有一眼清泉，解决了学员们的生活难题。讲台中央有一副对联“土豪劣绅把人民当盘中餐，劳苦大众将豪绅作枪口靶”，横批“团结互助奋杀牺牲”。讲台两侧醒目地刻着8个大字“快乐事业，莫如革命”。工作人员介绍，办讲习所的钱都是韦拔群自筹的，他卖了家里七八亩水田，还变卖了妻子的嫁妆。

课程安排上，韦拔群不仅讲授革命理论、军事常识、政治经济等，还让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。韦拔群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，让毛泽东同志印象深刻，评价韦拔群是“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”。

如何在艰苦中让学员得到锻炼，韦拔群总结了3点：第一，立场坚定，意志刚强，不怕困难，不怕死；第二，要有结实的身體，能跑能跳，能吃苦耐劳；第三，对敌斗争，要灵活勇敢，胆大心细，变化无穷。在他看来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经得起革命斗争的考验，即使面对危险，也能昂首无畏，坚持到底。

听闻韦拔群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当地恶霸龙显云和很多土豪劣绅惶恐不安，多次想方设法进行破坏，纠集县警、反动民团200多人“围剿”农讲所。韦拔群组织学员与敌人展开斗争，并成功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，极大鼓舞了学员们的革命斗志。

虽然这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时间不长，但影响很大，累计培养600余名农运骨干，不仅将革命火种撒遍右江大地，也为百色起义的举行、中国工农红军第

7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三

“吾拔群，愿把五尺之躯交给党，跟党铲除天下不平，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，热烈而生，热烈而死。”在韦拔群故居，默诵他的入党申请书，我思绪万千。短短38个字，生动诠释了韦拔群为革命献身的坚定决心。

1926年11月，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1929年8月起，他在中共广西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农民运动。1929年12月11日，百色起义取得胜利。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光荣诞生，张云逸为军长、邓小平为政治委员，韦拔群担任红7军前委委员、第3纵队司令员和苏维埃政府委员。

为了激发当地青年踊跃参加红军，韦拔群编写了《从军歌》：“革命群众快快醒，参加革命当红军，青年的同志，应将重任负一肩。个个练就铁石肩，不怕死，不贪钱，才算得真正革命。一切障碍要扫除，反动派都肃清，不负红军的威名，唱凯旋。”

百色起义使敌人胆战心惊，国民党勾结右江反动势力，集结重兵向百色扑来。韦拔群率领红7军第3纵队投入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。1930年10月，红7军在河池整编，韦拔群任第21师师长。随后，红7军主力北上，韦拔群奉命率部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。韦拔群以全局利益为重，把第21师的1000多名官兵补充给北上的主力师，自己只留下军旗和100多名战士。邓小平专门找到韦拔群，并告诉他，大部队走后，根据地的斗争将更加残酷，任务将更加艰巨。韦拔群态度坚决：“这里有革命基础，我留下来一定能够坚持下去。”

红7军北上后，桂系军阀调集1万多兵力，对东兰、凤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“围剿”。重兵围困之下，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苦，只能靠采野果和野菜度日。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里，韦拔群既当指挥员，又当战斗员，经常鼓励大家：“革命斗争是长期的、艰苦的，但革命前途光芒万丈！”

令人痛心的是，韦拔群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，而是惨遭叛徒杀害。1932年10月，在韦拔群患病昏迷之际，叛徒韦昂将其杀害。为了镇压和威慑当地群众，敌人将韦拔群的头颅示众，并将其遗体焚烧。

敌人撤走后，当地群众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跑到韦拔群遇害的山洞里，将未烧尽的骨骼收集起来，偷偷掩埋在一棵大榕树下。

距离韦拔群故居50米处，整齐地排列着10座坟墓。讲解员轻声说，这里安葬着韦拔群的17位亲属，他们皆为革命事业而牺牲。韦拔群最终没有留下直系后人。革命处于低潮时，他曾给3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韦革命、韦坚持、韦到底，连起来就是“革命坚持到底”。

微微轻风起，阵阵花香来。我凝视着10座墓碑，耳畔仿佛响起韦拔群常说的一句话：“革命者要不怕难、不怕死，坚决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。”

韦拔群已经牺牲90多年，在八桂大地老百姓心里，他依然是那个亲切的“拔哥”。你听，萦绕耳边的《西山歌谣》歌唱着人们对韦拔群的纪念：“要想过河搭桥过，要想革命找拔哥，莫看官府千万兵，个个害怕韦拔群，一想红军心就定，一想拔哥眼就明……”

红色记忆



一条大河波浪宽（水粉画）

闫 田作

鱼水情深

18岁那年，我在福建省闽清县梅城镇的路边，第一次真正明白龙眼和桂圆区别：龙眼是鲜果，桂圆是风干的龙眼。

盛夏的梅城镇，热得像蒸笼。星期天，我本想买个西瓜解解渴，却被路边两个小姑娘摊位上的新鲜果子勾住了脚。那些果子一簇簇挂在枝条上，圆滚滚的，裹着黄褐色的薄皮。

我凑过去问：“桂圆多少钱一斤？”穿碎花裙的小姑娘立刻瞪了我一眼：“这是龙眼！”

旁边看起来年龄稍大些的姐姐赶紧圆场，笑着摘了一颗递过来：“树上刚摘的，你尝一个。”

我剥开薄皮，晶莹剔透的果肉露了出来，一股甜香直往鼻子里钻。抿进嘴里，汁水四溢，甜到了心里。

“好吃！”我忍不住赞叹。原本只想买1斤给战友们尝尝鲜，结果索性让姐妹俩给我称了4斤。

姐妹俩姓毛，乳名大毛、二毛，周日摘龙眼来卖，攒点书本费。

我们测绘小队要在闽清县周边工作20多天，当时借住在镇上的小学。回到学校，我把龙眼分给大家，战友们边吃边争论。北方籍战友说：“这就是桂圆。”南方籍战友反驳：“明明是龙眼。”

组长赶紧出来解释，他是老测绘，给出了标准答案：“新鲜的果实叫龙眼，晒干了才叫桂圆。”我们恍然大悟。那个年代，在我的老家皖南山区，桂圆是高级营养品。只有产妇坐月子、长辈生病，才能见到。小时候我曾偷吃过奶奶藏的桂圆——被纸包着，外面扎着麻绳、贴有一小片红纸。我在包装纸上扎了个小洞，掏出一颗桂圆品尝，一不留神，20多颗下肚，傍晚就因消化不良开始肚子痛。

高中毕业，我一心想参军，奶奶担心我太瘦，体重不达标，带我去找街上

的老中医。老中医把了脉，看了看我的舌尖，又翻了翻我的眼皮，说：“不用吃药，脾胃不和，回去用桂圆煨汤试试。”

怕我不信，老中医加重了语气：“《本草纲目》上有介绍，小伙子自己回去看看。”

回家后，奶奶每天用瓦罐装几颗桂圆，加入清水，搁在土灶余火里煨。几个小时后掀开盖子，甜香飘满全屋。炖得胖乎乎的桂圆肉，连汤一起吃下，浑身都是暖的。几个月后，我的体重果真增加了。年底，我如愿穿上军装。

那晚，躺在远离家乡的床上，我想在任务结束后休假回家时，一定买点新鲜的龙眼回去，让奶奶尝尝。

第二天，我们照例一早出发，扛着仪器翻山越岭工作。中午啃几口干粮，就着军用水壶的水咽下去。晚上回到学校，才有时间吃一顿完整的晚餐。

有一天收队，我们在路上撞见大毛和二毛。二毛仰着脸问：“你们天天用仪器照来照去，是要给我们修铁路吗？”

大毛轻轻拍她一下：“别瞎问，部队的事要保密。”

二毛却自顾自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要坐火车去北京。”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们正准备吃饭，听到附近广场的广播突然插了一条紧急通知，有个女孩从树上摔下来导致大出血，手术急需Rh阴性血，医院血库存血不足，向全县人民和驻军部队求助。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Rh阴性血在我国十分稀有，又被称为“熊猫血”，而我恰好就是此血型。

我跟组长汇报后，立刻赶往医院。急救室门口，二毛红着眼圈向我求助：“救救我姐姐！”原来，摔伤的女孩是大毛。

护士先给我验血。根据检验结果，我符合输血条件。我卷起袖子，请护士赶快抽血。

我的血缓缓输进大毛体内。看着

寻常姓名寄深情

■文梓人

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人民军队浴血担当、无数子弟兵以身赴险，才驱散硝烟，护得万家安稳、人间太平。

饱经风雨的先辈，深知乱世之苦，更懂国防之重。于是在新生命降生之时，他们不追风雅辞藻，不求华丽寓意，只将心底最诚盼的期盼，悄悄藏进孩子的姓名里。

取名建军，是盼军队强盛、国防永固，护山河无恙、岁岁安宁；取名拥军，是感念军民鱼水情深，将敬重、奉献的心意代代相传；取名爱军，是把崇军尚武的追求刻进家风；取名卫军，是期许后辈心怀担当，守护故土烟火；取名志军、向军、家军……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伴我们走过成长岁月。年少时只当这是父辈寻常的取名习惯，如今历经世事沉淀心境，再品读这些名字才懂得，每个朴素称谓的背后，都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，是一代人刻在心底、从未褪色的家国情怀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。经受战争创伤的一代人，见过山河破碎、民生凋敝，深知和平何其珍贵。在中

监护仪上的指标数值趋于正常，我松了口气。谁知我刚站起来就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。原来是因为我工作了一天，没有吃晚饭，抽血后身体极度虚弱导致晕倒。护士说，等葡萄糖静脉输注结束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

二毛正抱着一个保温桶，站在床前。她把勺子塞到我手里：“我妈说，桂圆汤补血，你快喝吧。谢谢你救我姐姐！”

接下来几天，二毛每天傍晚都把桂圆汤送到学校，“监督”我多喝汤补身体：“你抽血太多，把这汤都喝了才能补血，医生说的。”

大毛出院后也一起来看我。大毛话少，二毛像只小麻雀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
任务结束，我们要转场去下一站。出发前，姐妹俩塞给我一袋桂圆，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告别……

再回闽清，已是40多年后。战友提议重走当年的测绘路，我们4个老头揣着老花镜来到小镇，当年借住的学校原址已建成休闲广场。

傍晚，我们进了一家老兵饭馆。饭馆的主人是一名退役军人，主动过来和我们聊天，还让服务员端来一盘龙眼，说是自家树上摘的，请我们尝尝。

我剥开一颗，晶莹剔透的果肉直入眼帘，正准备放入口中，战友突然问：“老朱，你还记得当年那个天天送桂圆汤给你喝的小姑娘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大毛的淳朴、二毛的纯真，还有那温热的桂圆汤，那份朴素真诚的感恩之情，一直留在我的心底。

我把剥开的龙眼放到嘴里一咬，清甜的汁水顺着喉咙缓缓滑下，味道和40多年前一模一样。

小小一颗龙眼，清甜人心，藏着青春，藏着乡愁，更藏着一辈子难忘的军民深情。人间百味，原来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甜，真的能温暖一生。

伴的志军、同窗共读的向军……这些名字串联起我们青春的记忆。他们的人生轨迹各有不同：有人从戎报国，把姓名里的期许活成一生的坚守；更多人扎根平凡岗位，勤恳务实、履职尽责，未穿军装却始终爱军拥军，把爱国崇军的情愫藏进日常，融入一生。

时光流转，日新月异。新潮的名字年年更迭，岁月磨旧了诸多过往，却从未冲淡姓名里蕴含的滚烫深情。一个名字，伴一生光阴，更是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传承。从一穷二白的艰苦年月，到繁荣昌盛的和平今朝，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以名为念、以名寄情。建军是家国之基，拥军是民心所向，爱军是民族温度，志军、向军、卫军是代代不息的向往与担当……

品读这些熟悉的名字，心中满是温柔与敬意。姓名无声，情怀有魂。一个个寻常姓名，串联起绵延不绝的家国回响，藏着中国人最质朴的赤诚：山河安宁，因“铁军”守护；岁月静好，因军人担当。

读懂父亲

■谢祥涛

又长出来。

小时候，看着父亲剪脚上的老茧，我不懂那意味着什么。那时总觉得，父亲能干，好像他生来就不知道疼，也不会累。如今自己也活到这个年纪，才知道那一层层老茧不只是走路磨出来的，更是苦日子、累日子一天天压出来的。

父亲一生忠厚善良，不愿与人争，也不肯把难处推给别人。生活把担子放到他的肩上，他便扛着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不懂父亲为什么总是沉默。到了今天才明白，他不是没有苦，而是知道说了也没有用；不是不知道累，而是身后有一家人，他不能停下来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父亲送我去当兵。送子参军，圆了他心里的念想。他只想着儿子能够走进军营，却没有为自己多作打算，也没有想过儿子走后，他

一瓣心香

昨晚，我梦见了父亲。

梦里，父亲说他的房子被水冲坏了。我一听，心里很紧张，只想赶紧回去看看。醒来以后，才发觉是虚惊一场。

父亲离开我们41年了。如今我60多岁，已经超过父亲离世时的年纪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总不是滋味：父亲辛劳了一辈子，还没有来得及歇一歇就走了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从来没有老去。他还是那个终日劳作的人，耕田、打柴、种菜，一年到头有干不完的活，很少见他闲下来。他的脚上长满厚厚的老茧，用剪刀剪过多次，可过段时间